

新实用主义：美国哲学的新希望？

陈亚军 (厦门大学哲学系)

1 实用主义原是美国本土哲学。它由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在上个世纪所共同创立，是一种注重具体研究，注重实际效用，强调实践重于理论，强调认知中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哲学。本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分析哲学的侵入，实用主义受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冲击。分析哲学的严格、精确以及它与科学的结合，使它在科学崇拜的社会氛围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美国年轻一代哲学家竞相追逐的对象。相比之下，实用主义既不鼓励学术的职业化，又对时髦的符号逻辑等无从置喙，这便注定了它那被取代的命运；而二战前夕，因逃避纳粹的迫害，一大批著名的分析哲学家涌入美国，更加速了实用主义的衰退。此后，分析哲学便一直独领风骚，成为美国哲学舞台上的主角。然而，这种状况从70年代末以来有了很大的改变，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此时西方世界进入后现代时期，欧洲衰落，美国取而代之成为西方文化的中心。重新找回美国本土哲学，自觉或不自觉成了一些思想家们的文化情结。另一方面，在后现代时期，人们破除了对基础主义哲学的迷信，不再将哲学看作理性法庭的审判官，并由此要求对文化重新加以审视，更加强调人的尊严和力量而不是什么纯客观的逻辑分析。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实用主义于80年代开始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仅出现了以R. 罗蒂、H. 普特南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而且在文学批评、政治学以及宗教思想等领域，也相继出现了以F. 兰特瑞恰(F. Lentricchia)、S. 菲什(S. Fish)、S. 沃林(S. Wolin)、M. 沃尔兹(M. Waler)、B. 巴伯(B. Barber)以及J. 斯托特(J. Stout)等一大批思想家为代表的复活实用主义的思潮。可以说，在当今美国的学术领域中，新实用主义思潮正在成为一股势头强劲并引人瞩目的力量。

2 作为这一思潮的中坚部分，“新实用主义哲学”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一般认为，罗蒂是它的奠基者，他的《哲学和自然之镜》则是新实用主义的经典之作。这一看法虽无大错，但却失之浮泛。实际上，广意的新实用主义哲学不仅包括象罗蒂、普特南这样旗帜鲜明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同时也包括象W. 奎因和D. 戴维森这样的虽不公开承认自己的实用主义立场，但在理论上与实用主义密切相关并被看作是实用主义者的哲学家。和古典实用主义者相比，新实用主义者远没有结成联盟，他们从学术目的、学术见解到学术方法乃至学术语言，都存有分歧，有时甚至大相径庭。普特南在哈佛开设了“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课程，并在一系列的著述中阐释宣扬实用主义思想。但他对实用主义的理解与罗蒂对实用主义的阐发有着很不相同的内容。奎因通常被看作新实用主义的开拓者，戴维森则被认为是新实用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然而此二人皆对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十分反感，并拒绝接受“实用主义”的封号。因此，要对新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下一定义是近乎不可能的。但他们之间毕竟有着某些共同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们都受过系统的分析哲学的训练，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背叛了分析哲学。奎因

与维也纳学派关系密切。他熟悉语言分析又擅长数理逻辑。他既是分析哲学家怀特海的门徒，又是实用主义者刘易斯的高足。站在分析哲学家的立场上，以实用主义为思想资源，他铲除了经验哲学的两个教条，创立了整体论学说，既挽救了分析哲学又摧毁了分析哲学。因此有人称他为“最后一位分析哲学家同时又是第一位后分析哲学家”。戴维森作为奎因的学生，娴熟分析哲学的语言。他是当今美国“最专业化的哲学家”。但不满足于分析哲学的“图式与内容”二分法的教条，继奎因之后，彻底根除了这一分析哲学的最后支撑点，为新实用主义的确立铺平了道路。和他们相比，普特南的转变来得更加激烈。他早期作为成就卓越的科学哲学家和语言分析哲学家，其著述曾受到英美哲学界的普遍赞誉。然而自80年代以来，普特南对分析哲学传统作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分析哲学的狭隘性使它自己走入了死胡同。他主张从实用主义，特别是从威廉·詹姆斯那里，找到新的理论武器，重新探讨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在新实用主义阵营中，罗蒂或许是最欣赏欧洲大陆哲学趣味的哲学家了，他正在有意识地从学术话题到学术语言淡化自己的原分析哲学家的背景，这也包括他离开分析哲学重镇普林斯顿哲学系的举动。但不应忘记的是，他曾是卡尔纳普和亨普尔的学生，受过严格的分析哲学的训练。他对于未来哲学的设计或许不为很多人所接受，但他对传统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的批判，得到了众多人的认同。

第二，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古典实用主义的影响，从古典实用主义者那里吸取了不同的思想养料。奎因主要受到刘易斯的影响，作为“概念的实用主义者”，刘易斯重视逻辑符号等形式化的分析，对奎因的哲学产生了某种定向的作用。詹姆斯和杜威也与奎因的哲学关联甚紧。奎因的整体论观点与詹姆斯和杜威对单个事实的否定相接近，而他对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批驳则使人想起了詹姆斯和杜威对二元论的批判。戴维森主要是通过奎因接受了刘易斯的某些影响，他甚至认为他比奎因更加接近刘易斯。他的“主体间交往”(intersubjectivity)的概念在古典实用主义者那里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思想，例如在杜威和米德(Mead)那里都有过相近的论述。另外，在否定奎因的认知起于神经末梢刺激的观点方面，戴维森认为他是和杜威站在一边的。普特南最为欣赏的古典实用主义者是詹姆斯。他除了开设“威廉·詹姆斯”的课程之外，还撰写了一系列的有关詹姆斯的论文，诠释詹姆斯的思想。詹姆斯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对知觉的论述，引起关注心灵哲学的普特南的极大兴趣；詹姆斯关于事实于价值不可分割的思想也对普特南有很大的启发；而詹姆斯谈论问题的伦理学倾向更是与普特南的“人面实在论”有着相近的运思方向。罗蒂同样欣赏詹姆斯，但他更以杜威为自己的先师。杜威对于从柏拉图到康德的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除了所用的语言之外，差不多被罗蒂全盘接受；杜威将哲学与政治民主和道德教育相结合，同样对罗蒂以伦理学取代认识论，以民主对话取代真理追求的“后哲学文化”观有着重大的影响。罗蒂甚至认为，杜威对于二元论的批判影响了当代语言哲学，奎因和戴维森，除了因读者不同而使用了与杜威不同的语言之外，并没有为杜威的批判增加什么新东西。

第三，他们都关注认知过程中人的因素、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否认有所谓纯客观的真理。奎因或许是分析哲学家中最早觉悟到这一点的人。他否认我们可以越过我们的信念和语言找到中立的客观的知识标准，认为所有的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无非是一种“人造的网络”，要理解知识，就必须理解我们信念的社会性。戴维森在奎因的基础上，进一步否认了纯客观知识的可能性。他清除了残留在奎因那里的笛卡尔哲学的痕迹，否定了为奎因所主张的所谓导致认知行为的纯感官刺激。在他看来，认识不可能是个体的行为而只能是社会的行为，语言也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只有在与他人交往的背景下，认识才有可能发生。普特南则更明

确地指出，没有任何所谓中性的客观“事实”，一切认知活动都渗入了人的价值观念。认识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行为，它既离不开人们过去的信念也离不开人们当下的文化环境，正是人所组成的具体的文化群体为知识提供了衡量的标准。普特南所创立的“内在实在论”就是一种人的实在论，他后来干脆称其为“人面实在论”。罗蒂在这一点上走得最远，他将认知的“客观性”还原为人在谈话中所自然形成的“协同性”，将追求客观性的认知群体还原为具有不同文化兴趣、信念、价值、利益的政治群体，从根本上以人的社会的特性解释并取代了认知活动中的非人的客观的特性，从而把认识论化解为伦理学，取消了传统哲学中认知活动的客观性问题。

3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在以上几个方面，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们有共通之处，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同样引人注目。奎因和戴维森虽然为实用主义的莫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武器，但他们基本上没有脱离分析哲学的立场。他们是分析哲学的改革派，试图用实用主义改造分析哲学，使之更加温和、灵活和富有人味。他们并不接受实用主义头衔，虽承认受实用主义的影响，但还是把自己看作是分析哲学的继承者。这也是有些人不把他们划入新实用主义哲学阵营的主要原因。公开宣称自己是新实用主义者的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是罗蒂和普特南。罗蒂显然是新实用主义哲学阵营中的激进派，他否定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主张取消一切形式的基础主义，以对话代替认识，以文学诗歌为最重要的对话语言，向欧洲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靠近。他完全站在西方哲学传统的对立面来谈论哲学的改造，是仅次于费耶阿本德“无政府主义”的取消哲学派。如果说罗蒂是跟哲学传统“对着讲”的话，那么普特南便是对传统哲学的“接着讲”，他显然是新实用主义哲学阵营中的温和派。和罗蒂一样，他否认哲学可为文化提供可靠的基础，否认哲学可充当其它学科认知合法性的审判官。然而不同于罗蒂的是，他并不因此而否定哲学的反思功能以及这种反思功能的文化价值。在他看来，“客观性”、“知识”、“事实”、“理性”等只是需要重新加以解释，而不是象罗蒂那样，干脆加以取消。他认为罗蒂简单地把这些传统哲学所探讨的问题宣布为“伪问题”并不是解决困难的办法，世界或许是被哲学歪曲了，但重要的是，这种歪曲的性质的特点，本身正是哲学反思的重要课题。同时普特南也不赞成罗蒂的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它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唯我论”，一种形而上学的伪代品。

4 除以上几位主要哲学家之外，新实用主义哲学阵营还应包括 R. 伯恩斯坦(R. Bernstein)、I. 哈金(I. Hacking)、C. 维斯特(C. West)、J. 列麦克德米特(J. McDermott)、J. 史密斯(J. Smith)、M. 怀特(M. White)等人，他们分别在社会哲学、科学哲学以及哲学史等不同的方面，提出了新实用主义的主张。其中，伯恩斯坦与罗蒂趣味最为相近，他在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及现象的比较方面著述甚多，试图在欧洲大陆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之间寻找联接彼此的纽带。另外象罗蒂一样，他也以一种深入而细致的方式揭示了实用主义对许多分析哲学观点的渗透，麦克德米特以一种文化批判的方式揭示了实用主义和时代精神的关联；罗密斯则以一种全景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被分析哲学所忽视的实用主义对哲学的冲击；哈金以实用主义的方式重新探讨语言哲学中的问题；而维斯特和怀特则奠定了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思想史的传统。

5 可以说，在新实用主义的旗帜下，聚集了当代美国哲学界最优秀的哲学家的一部分。他们对传统分析哲学发起一股强大的冲击浪潮，在美国的学术前沿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和共鸣。然而，它毕竟诞生不久，且自身也不统一，比起分析哲学半个多世纪的经营来说，它的市场还较狭小。在美国大部分的哲学系里，分析哲学仍独占（下转第 31 页）

主要是回应现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攻击。应当承认，本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历史哲学强调历史主体和史学主体的作用（狄尔泰），强调对史学主体的内在认识机制的探讨，把历史看作是有待于人们去不断建构的主体（柯林武德），强化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克罗齐），突出史学的社会功能（文德尔班），为历史认识和历史编纂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这些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他们也正是以此为武器攻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如宣称“要以 20 世纪哲学去清理 20 世纪史学”的柯林武德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只选取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即经济来解释历史，这最终使马克思成为一个“反历史的自然主义”者。新康德派哲学家文德尔班则指出历史根本没有规律和普遍性，它有的只是个别事实及其特征。而在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看来，唯物史观终将导致历史的贫困。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鲁宾逊指责马克思仅以经济学说解释一切事物是没有市场的。许著在充分汲取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积极的思想成果的同时，对他们的攻击作了评断。作者指出，以“悲剧”范

畴为核心来揭示人类心灵的内在矛盾是马克思一生中致力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巨大的历史感”既表现在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揭示，也表现在对于人类心灵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的深刻理解，精确把握和生动具体的阐述中。唯物史观是这两方面内容的有机结合。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由于把历史活动中的人的“心灵”作用独断化、扩大化，最终把人类历史归结为“人心中的历史”，这就势必陷入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两相比较，正显示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乃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历史哲学。

当然，许著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例如，作者所引征的资料大多是文学艺术和文学评论作品，显得在材料来源上有些偏颇。除了以历史科学的态度去解读文艺作品外，还应多一些以艺术眼光去析解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说服力会更强一些。

（责任编辑 孔明安）

（上接第 29 页）

鳌头。这也是罗蒂告别哲学系而转往弗吉尼亚大学交叉学科系的原因之一。据估计，目前美国仍有大约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哲学家信奉并从事分析哲学的研究。他们所受的哲学训练、所用的哲学语言以及对哲学的传统理解，使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一下子还不可能站到新实用主义的立场上。对于他们来说，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作某些方面的改革是可以接受的，但要象普特南那样的否定分析哲学，他们目前还作不到，更不要说象罗蒂那样的取消哲学了。然而，新实用主义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尽管眼下预言它取代分析哲学尚为时过早，但可以期待的是，随着西方后现代社会的发展，它将会在美国乃至西方的哲学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主要参考文献：

- ①R. 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
- ②H. 普特南：《人面实在论》，哈佛出版社，1990年，英文版。
- ③G. 芭拉道瑞：《美国哲学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英文版。
- ④C. 维斯特：《美国哲学的逃避：实用主义谱系》，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89年，英文版。
- ⑤J. 雷契曼和 C. 维斯特：《后分析哲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英文版。

（责任编辑 任俊明）